



中粵追救

谢立全著

挺进粤中

（革命回忆录）

谢立全著



挺进粤中

(革命回忆录)

谢立全著

•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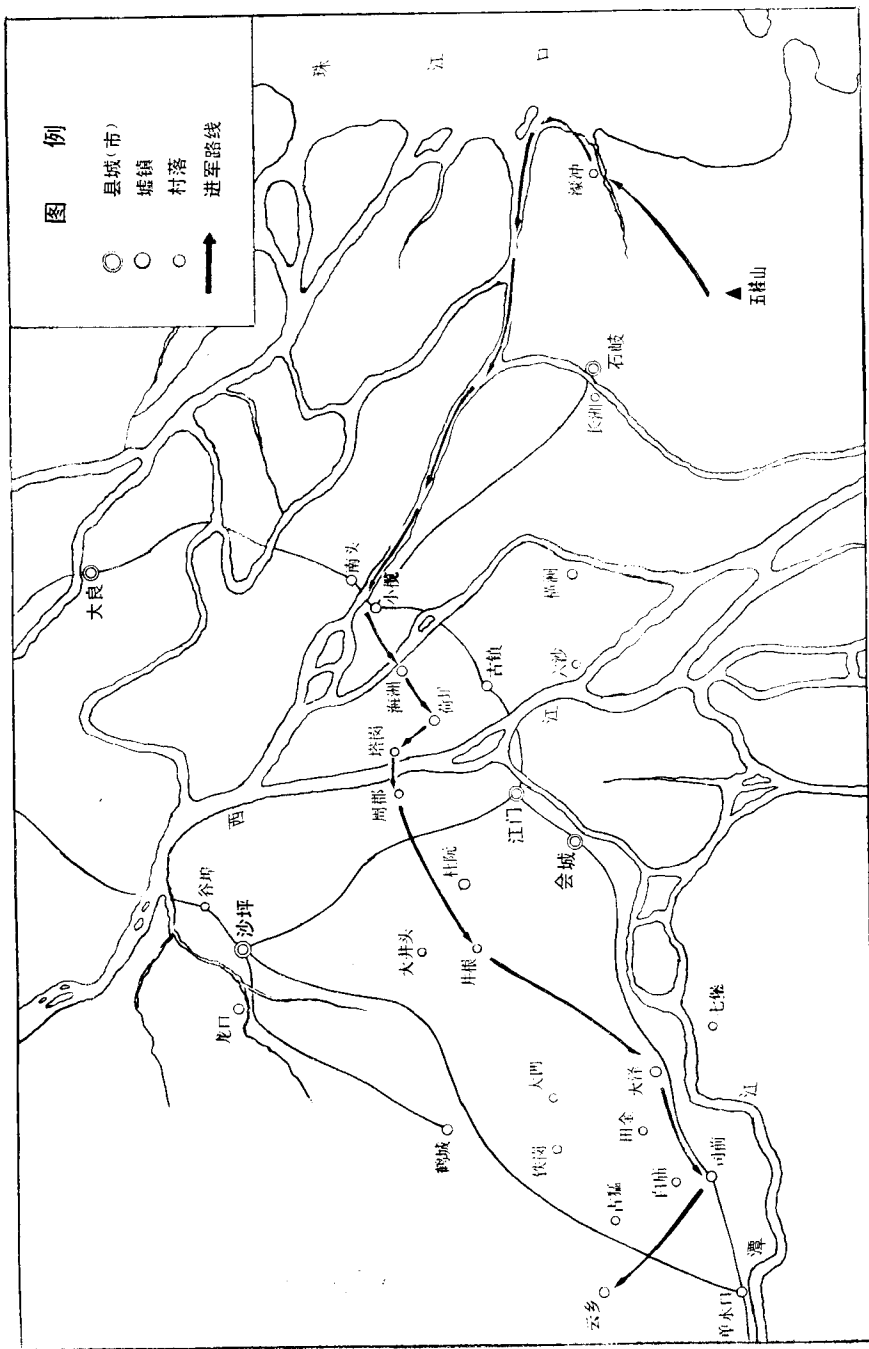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6.875印张 9插页 152,000字

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90,000册

书号 10111·1231 定价 0.82元



珠江纵队挺进粤中路线示意图

出版说明

《挺进粤中》是谢立全同志于一九六二年写的一本革命回忆录。

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一年冬，当时作者曾打印送请战友同志征求意见，然后根据战友的意见作了修改，定稿后交来我社。在本书正式出版前，我们又曾打印成征求意见稿，向有关同志和部门征求过意见。他们对本书的出版都表示热烈赞同，也有的同志来信，对书中某些情节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。由于作者谢立全同志遭受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打击迫害，已于一九七三年十月病逝，故我们除对书中一些明显错漏的地方适当予以订正外，其他不便擅行改动，特此说明。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与《珠江怒潮》为姐妹篇。

本书生动地记载了一九四四年秋天至一九四六年期间，珠江纵队派出一支部队挺进粤中地区，开展武装斗争的经过。他们转战于皂幕山、老香山、云雾山和大隆洞之间，艰苦卓绝地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“围剿”，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；后来，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，胜利地北撤烟台。

作者是这支挺进部队的领导人之一，亲身参加了这一战斗历程。这本革命回忆录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情节扣人心弦，是广东省人民武装斗争的一部生动的战斗记录。

本书插图：刘济荣

目 录

挺 进	1
起 义	17
决 策	26
策 反	37
迎 送	50
受 挫	69
深 仇	82
烈 火	94
立 足	107
出 击	119
转 折	129
苍 松	144
白 鸽	157
尖 兵	171
谈 判	185
北 撤	204
后 记	214

挺 进

—

一九四四年秋天来了，在珠江三角洲广阔的田野上，出现了一片金子般沉甸甸的晚稻，是收获的季节到了。当西海抗日根据地的人民，在喜气洋洋地磨砺自己手中的镰刀的时候，在顺德水道上，日寇的舰船突然往来如梭，军运频繁，风声骤紧。一天早晨，九江方面传来隆隆炮声，震荡着人们的心弦。谁都能觉察出来：风云诡变，大地又将战火纷飞了。

一个新的形势即将在我们面前逐步展开。我们正在思考该怎样计划下步时，林锵云同志他们已派人送来一封紧急指示信，要我和严尚民同志火速回到五桂山根据地，另有任务，并嘱我们将南、番、顺地区的工作，移交由郑少康、邝明同志负责。

我和严尚民同志决定迅速把工作交代之后，先由水路到中山九区部队驻地牛角沙，住宿一宵，再转往五桂山根据地。

在一个秋风萧索的黄昏，我们率领两个警卫班的战士，分乘两只有篷船，怀着辞别故里般的心情，离开了这个淳朴可爱的水乡——西海老根据地。

两只小船，在暮色苍茫中，横渡过大江，拐入潭洲水道。

这时，正值退潮，船儿顺风顺水，轻捷如燕。当我们正在潭洲水道继续前进时，突然发现前面有一艘电船迎头向我们开来。一眼就能看出来，那是李朗鸡伪军的巡逻艇。

我心想，糟了！难道敌人已侦知了我们的行动吗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电船上的敌人已经发现我们了，向我们紧紧逼来，距离越来越近，那时要退避也来不及了。

我和严尚民同志都坐在为首那只船上。船家夫妇看见了伪军巡逻艇开来了，显得有点紧张，忙问我们怎么办。我边命令战士监视敌人动静，准备战斗，边回答船家：“别管它！船贴岸冲过去！”

“喂！哪儿的船？”江心那边传来伪军的问话。

我们要船家回答：“是旅客搭的船哩！”

“到哪里去？”

“到潭洲去！”

“船快靠过来检查！”

我们没有回答。

“丢那妈，快停船！要不开枪哪……”

叭！叭！叭……伪军从巡逻艇上打过几响步枪，子弹从我们头顶飞过。我们不管那许多，两只小船飞快地越过了与敌船的最短距离线。

敌人火了，接着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。我随即命令船头的机枪手冯润松向敌人还击，大声说：“掩护登岸！”

战士们把全部火力压制住敌人。潭洲水道道口之上，一道道火光划破了刚刚降临的夜幕。敌人被打得抬不起头。就趁这个机会，船家夫妇用竹篙倾尽全身之力把船压低靠岸。我们边向敌船射击，边跃上岸边，把机枪架在基围上继续向敌船开火，

掩护另一只船的战士们上岸。敌人也趁我们火力较疏弱的时候频频回击。只见船家摇晃了一下，便摔进河里去了。他的老伴俯在船舷拉他也拉不着，急得直哭。我马上派了两个战士，跳进水里把受伤的船家背回来。

在基围上继续与伪军隔河对战了十多分钟之后，我们才乘着夜色撤走。那岸上的地方叫乌洲，是我们西海部队的一个外围隐蔽据点。我们上岸后不久，便有人来接应。我叮嘱他们尽快抢救船家，负责把他医好，并保证要赔给他那只随水漂走了的木船。之后，我们便步行到离那儿不远的另一个隐蔽据点大洲。在大洲涌口，由地下党员梁棉等同志另给我们找来两只船，继续向目的地进发。

二

秋天，穹苍显得分外高，分外辽阔。从五桂山上举目四顾，眼前的世界好象变得更加清新可爱。

到了五桂山区的槟榔山村，我们和林锵云、谢斌、刘田夫、刘向东等同志会见了。隔别多时，一旦重逢，大家又免不了高兴了一阵。我笑着说：“你们太没口福了，我们离开西海前几天，好些群众送来了不少月饼，动身时我们还带上八盒蛋黄莲蓉月准备带给你们，可是在潭洲水道战斗时，那八盒月饼和那只小船一起漂走了……。”他们听了哈哈大笑。林锵云同志说：“今天中秋节，没有月饼，我们就吃别的吧！有口就有福。管它吃什么！”说完，他就叫警卫员把群众慰劳部队的好些芋头、花生和毛豆拿来，让大家乐滋滋的吃了一顿。

在槟榔山村住了几天，罗范群同志就从东江接受省委的任务回来了。他一回到槟榔山村，便跑到寝室来看我们，兴奋地

说：“省委给我们的新任务——向粤中挺进！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大家的心情猛然振奋起来，兴致勃勃地议论纷纷，一直交谈到深夜才散去。

第二天上午，中心县委举行临时会议，由罗范群同志传达了省委的指示。传达的内容大体是这样：目前，结集在广州、三水、佛山、九江、江门一线的敌人，正从西、北两路，分别向南宁、桂林、独山和韶关、衡阳等战略要地，发动猖狂进攻，企图直逼贵阳、抚重庆之背，和打通大陆南北的交通线；一方面迫使国民党政府屈膝投降；同时妄想以大陆为依托，支持其长期侵略战争。日寇发动攻势以来，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，蒋军望风披靡，日失千里，眼看华南、西南的残破江山，都将沦于敌手了。

在这个新的形势下，党中央为了坚持和扩展敌后游击战争，粉碎敌人的阴谋，创造华南新的斗争局面，决定由王震将军率领八路军一部南下，同时指令东江纵队、珠江纵队分别向粤赣和粤桂边区挺进。省委根据中央这一指示，决定珠江纵队一部，挺进粤中，向粤桂边区发展。

经过充分讨论后，我们对挺进的方针任务，更加明确了。接着，我们对挺进前的准备工作，一一作了部署，决定由陈中坚、赵彬、李进阶同志率领第一梯队挺进台山、开平、恩平等地；我们率黄江平、谭桂明的第二梯队挺进新会、鹤山、高明等地；另从南海、顺德、番禺等地区抽出一部分部队组成第三梯队，待命随后跟进。此外，由梁嘉、刘向东同志率领欧初、罗章友、梁奇达、杨子江、郑少康、邝明、叶向荣、陈胜和李群等部队留在珠江三角洲，继续坚持和发展这个地区的斗争，准备迎接新的任务。

部署定了，但是具体行动还待安排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点起了油灯，围着一张广东中山的军事地图，聚精会神地研究粤中的情况。如果说广东的地形象一条鱼，粤中就是它的腹部了。当时粤中地区有高明、鹤山、新会、开平、台山、恩平、阳江、阳春、罗定、云浮、高要、新兴等县，人口约六百万。这一带丘陵起伏、山岭连绵。皂幕山、老香山、云雾山、古兜山、大隆洞山等，都海拔千米上下，大有仰攀星辰、俯瞰洱海之势。早就在粤中开展工作的刘田夫同志，对这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。他操着夹有四川口音的粤语给我们介绍：粤中的台山、开平、新会、恩平和鹤山等县的一部分地区，是著名的侨乡，过去仗着侨汇支持，生活水平较高，文化教育和交通运输事业都比较发达。至于高明、高要、新兴、云浮、罗定、阳江、阳春等县的大部分地区，则由于封建剥削残酷，土地又比较贫瘠，广大农民生活非常困厄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海外交通线被封锁，侨汇断绝，农产品销售不出去，城乡经济破产，侨眷和几百万农民都呻吟在饥饿线上。加上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，积极反共反人民，在粤中实行恐怖统治和残酷的掠夺，引起人民群众的极端不满和愤怒，形成了官逼民反的局面。这就进一步激发了粤中地区人民的抗日运动和革命要求，为了更好地领导群众的抗日运动，我党在这里早就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，各县都成立了工委会。这些都是我们在粤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因素。但是粤中又是国民党反动派力量较大的地方，邓龙光的六十四军盘据在这一带；挺三、挺五和其他国民党游杂部队，也混迹其间，足以严重地威胁我们在那儿立足生根，加以我们在粤中的群众基础还很薄弱，部队又缺乏在山高林密地区作战的经验，因此，挺进

粤中，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。

横在面前的路障可真不少呵！光是选择进军路线，就够我们绞尽脑汁、搜索枯肠的了。

记得那天晚上，林锵云同志在军事地图上标出三条挺进路线，第一条是南路，从中山五区穿越八区进至新会；第二条是北路，从中山一区和九区，插入顺德八区，进至鹤山一带；第三路是中路，绕过石岐，经中山二、三区直抵新会荷塘，然后从塔岗渡口横渡西江，向新会方面挺进。根据情势分析，南、北路，敌、伪、顽的势力较强，交通道都被严密封锁，我们在沿路线的地方工作又较差，故由此两路挺进，部队的安全成问题。中路虽然要绕过敌伪重兵盘据的石岐、小榄等要地，又要通过国民党顽军控制的中山一、二、三区；但沿途有我们地方党控制的二顷围、海洲、荷塘等“白皮红心”据点，党在这些地方基础较好，又拥有一部分隐蔽武装，挺进部队将会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援。另外，驻中山三区的国民党挺三秦炳南部队中有我党的活动，我们早已与秦炳南取得联系。秦的态度较趋中立。因此，这一条路线是比较稳妥可靠的。只要能够绕过石岐、小榄，进而分别通过驻在中山九洲基和新会塔岗的国民党顽军谢老虎、李桂元部这两关，问题就不大了。

会议最后决定从中路挺进，并周密而详尽地研究了对付谢老虎和李桂元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。

紧张的准备工作开始了。领导上指派在粤中工作的李超同志前往荷塘，与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陈能兴、关立等同志一起，设法组织横渡西江的船只，准备部队渡江。同时，我们又在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。为了部队的安全，挺进计划必须绝对保密。因此中队长以下的干部和战士们，只知道部

队有外线出击的任务。他们又兴奋，又狐疑。战士们早就手痒了，大家都希望狠狠地与敌人大干一场；他们看见这次行动准备与已往大不相同，都纷纷猜测部队的动向。特别是满仔小鬼班的战士们，差不多都成了“小参谋”，有的说部队要攻这里，有的说要打那里，也有人这样说：“总之，这次是外线出击，打大仗啦，我们别管攻打哪里，要我们攻打什么地方都保证执行！”战士们总是这样，说到要打仗，心就开了。

三

一天，夜幕初临，启程的时刻来到了。我们率领第二梯队，同站在村头欢送我们的梁嘉、刘向东、欧初、梁奇达、罗章友、杨子江、刘振球、甘伟光等同志和合水口村的群众，一一握手道别。林鏊云、罗范群两同志代表挺进部队向送行的同志和群众辞别：“再见啦！祝你们今后有更大的发展，取得更大的胜利！”送行的同志和群众也频频应道：祝你们一帆风顺，打个大胜仗，早日凯旋归来！我们别过了亲密的战友以及许许多多和我们鱼水相依的人民，踏上了征途。当我刚刚走出村头，只听得后面一位老大娘呼叫：“老陈！老陈！你等一等……”我走出队列，转身一看，原来是杨伯母手拿着一包东西赶来。我急忙迎上前去，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你们这些人哪，走也不告诉一声，累得我赶来，差点气都绝啦！这包点心送给你在路上吃。望你们一路平安。”我看着杨伯母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，眼里漂出了泪花。我安慰她说：“我们打完仗回来，一定去看你老人家！你年纪大了，也得多多保重呀！”

我们踏着蜿蜒曲折的小路，走过一村又一村。溪涧流水淙淙，林中松涛翻舞。远看山火飞腾，有如万丈金蛇。这夜色，

使我想到流水不尽，火光在前的意境。瞻望未来，革命力量将以燎原之势，向四面八方伸延扩展开去，真叫人为之胸膈顿开，欢欣不已。回想到五年前从延安来到珠江三角洲之后，转战在这河网地带，难忘的频繁战斗生活情景，象一幅幅壮丽的图画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想起了几年间的一切，想起曾经和我一起冲锋陷阵、壮烈牺牲了的战友们……。

我们这次挺进粤中，向粤桂边区发展，从内线转到外线打击敌人，这是一个战略转移，标志着革命斗争形势有了重大的发展，在那面临的新的战斗道路上，不知要战胜多少敌人，排除多少困难，和经受多少风险啊！但是这一切，对于我们共产党人、革命战士，又算得了什么！？我们信赖党的坚强领导，信赖这支流水疾风般转战多年的队伍。我想，带着这久经风霜的部队挺进新区，指挥员还愁什么呢！

深夜，我们到达了登船地点——濠头港湾。沿着河岸静静停泊着待命出发的五、六十条大小木船。部队迅速而井然有序地登上了船。按照分工，林锵云、罗范群和谢斌同志负责全盘指挥，我和黄江平同志带领先头船队前进。我看部队登船就绪，便迅即命令船队启行，向第一天宿营地二顷围，乘风破浪前进。

夜深人静，到处一片漆黑。船队迎着阵阵秋风，沿着曲折的水道，穿过两岸荔枝林和簇簇水杨，向前疾驶。

指挥船上有十多个人。一挺黑漆漆的捷克哈海斯重机枪架在船头。坐在船头的重机枪班长兼射手，是一个十八九岁的战士，名叫杨彪，身材魁梧，吃得多，俏话多，力气大，不论山多高、路多难行，他背着那挺重机枪，也象背了条步枪一样轻巧，步履如飞，一股劲就可以冲上山顶。战士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——“大碌木”。这时他伏在船首，紧紧抱着机枪，机警地

注视前方和两岸的动静，时刻准备着战斗。

拂晓，河道上两岸的甘蔗林浓雾迷漫，船队徐徐靠近了二坝围的河岸。部队登陆后，分驻在当地的围馆和农民的茅舍。在地方党和隐蔽部队的掩护下，安然休息了大半天。

当天下午，部队继续行军。为了便于绕过敌伪防区的小榄和通过国民党挺三部队的驻地，我们将部队分水陆两路并进。傍晚时分，到达接近中山的九洲基附近，这里是谢老虎的大队部所在地。谢老虎属挺三司令袁带的嫡系部队，政治上极为反动。我部队要按原定计划冲破这危险的一关。

我们在离九洲基约一里路的地方，命令部队马上整装，机枪都撒开护衣，装上弹夹，步枪插上刺刀，一切都以战斗姿态进行。同时，我们又派出两个侦察员走在部队的前头，拿着我们事先写好的一封“借路”信，径直前往九洲基当面交给谢老虎。我们在信中的措辞亦柔亦刚，先给他戴顶高帽子，称他为“虎座”，又在字里行间隐隐施以压力。大意说：敝部须取道贵境，随时抵达，希加通融，请饬令所属切勿误会，并予以方便，保证敝部安全。

送信的侦察员发脚未久，我们部队便浩浩荡荡，以威武整齐的步伐，大踏步昂然前进。谢老虎刚收到我们的“借路”信，他的喽罗便飞奔回去向他报告有番号不明的大部队过境。这时，谢老虎神色张皇，赶忙抛下鸦片烟枪，跑上炮楼一望，已见我们部队雄赳赳地进入九洲基地界，他要调集部队阻拦，也措手不及了。我们部队就象一柄闪光的利剑，从谢老虎的眼前一挥而过，他连碰一下我们的胆量也没有。这家伙一来由于我们部队的威势，二来收到我们的“借路”信，总算捞回点面子，因此眼巴巴地送着我们走过就算了。我们经过九洲基时，

谢的部队有的高踞炮楼，有的躲在路旁墙边，有的伏在田基屋脊，杀气腾腾地把枪口对着我们。双方剑拔弩张，但他们始终不敢动手，只好目瞪口呆地让我们安然过境了。

过了这一关，不久便进入秦炳南的驻地曹岸。秦与我们早已有默契，我们的部队还未入境，他就故意躲开，自己带了几个马弁到邻村的茶居饮茶去了。

入黑时，部队已顺利到达中山与新会交界附近的海洲。海洲地方党早已派出隐蔽武装为我们担任警戒，并派船在渡口接应，使我们安全地通过了敌人的据点和国民党挺三盘据的三区。

四

从海洲渡过了西江的一条支流，挺进部队便进入西江冲积而成的一个岛。这岛很大，有几十个村镇，荷塘便是其中之一。

当我部队踏入荷塘的时候，沿路两旁排着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幼，在热烈地欢迎我们到来，还在路旁摆了许多糕点、糖粥、番薯糖水和水果等食物，慰劳部队。特别是那些妇女群众，拿着熟鸡蛋、水果，跑进队伍的行列，往战士手中、挂包里塞，边塞边热情洋溢地说：“红军同志，辛苦了！”“来哇，红军同志，吃点东西，吃饱了好跑路呀！”热烈的欢迎声彼落此起。

荷塘人民欢迎部队的热烈场面和那真挚的情谊，深深感动着每一个战士。战士们加速了挺进的步伐。

这时，陈能兴、李超、关立、容忍之等同志迎面走过来和我们握手问好，然后把我们引进一间祠堂。在暗淡的灯光下，